

# 語體文學讀本

下冊

戴叔清編

青年作家  
ABC  
叢書之一

上海文藝書局印行

# 一 第一口的蜜

葉聖陶

欣賞力的必須養成，實已是不用說明的了。湖山的晨光與暮靄，舟子同樵夫未必都能夠領略牠們的佳趣。名家的繪畫與樂曲，一般人或許只看見是一簇不同的色彩，只聽見是一陣繁喧的影響。一定要有個機會，得將整個的心對着湖山繪畫樂曲等等，而且深入牠們的底裏，像蜂嘴的深入花心一樣。於是第一口的蜜就嘗到了。一次的嘗到往往引起難捨的密戀，因而更益去尋覓，更益去吸取。譬諸蜂兒，好花遍野，蜜亦無窮，就永永以蜜爲生了。

所以這個機會最重要。牠若來時，隨後的反復修練，漸進高深，實與水流雲行一樣是自然的事。最壞的是始終沒有這個機會；譬如無根之草，又怎能加什麼培養之功呢！任你怎樣好的藝術陳列在面前，總彷彿隔着一幅無形的黑幙，止有

彼此全不相干罷了，

可是這個機會並不是純任因緣的，我們自己能夠做得七八分兒的主；只要我們拿出整個的心來對着湖山等等，同時我們就得到機會了。什麼事情權柄在自己手裏時，總不用憂慮。現在就文藝一端說，我們且不要斥著作家的太不顧人家，且不要恨批評家的不給人引路：我們還是使用固有的權柄，來養成自己的欣賞力罷。

如其我們存着玩戲的心來對一切的文藝，我們就却奪了自己的幸福了。玩戲的心止是一種殊餘的如灰的微力，只能飄浮在空際，附着表面，獨不能深入一切的底裏。更就實際生活裏去看，止有莊嚴地誠摯地做一件事才做得好。假若是玩戲的態度，便不能夠寫好一張字，畫好一幅畫，踢好一場球，種好一簇花，甚至不能夠講好一個笑話。對於文藝，當然終於不會欣賞了。我們應以教士跪在祭

台前面的虔意，情人伏在所歡懷裏的熱誠，來對所讀的文藝。這時候不知有別的東西，只有我們的心與所讀的文藝正通着電流。更進一步，我們不復知有心與文藝，只覺即心即文藝，渾和不分了。於是我們可以聽到作者低細的歎息，可以感到作者微妙的愉悅；就是這聽到這感到，我們便彷彿有了全世界。於是我們嘗到第一口的蜜了。

如其我們存着求得的心來對一切的文藝，我們就杜絕了精美的體味了。求得的心總要聯帶着伸出一隻無形的手來，彷彿說：『給我一點什麼』 心在手上，便不能再在對象上；即使在對象上還留着一點兒，總不能整個的注在上邊了。如是，我們要求的是甲，而文藝又並不給我們甲，我們要求的是乙，而文藝又並不給我們乙；我們只覺得文藝是個客裔不過的東西，不得不與牠疎遠了。其實我們先不談向文藝要求什麼東西。我們不要希望從牠那裏得到一點知識，學會一些智

慧，我們又不一定要從牠那裏曉得什麼偉大的事情，但也不一定要曉得什麼微細的生活；我們應當絕無要求，讀文藝就只讀文藝。這時候我們的心如明鏡一般，而且比明鏡還要澄澈，不僅僅照得一片的表面。而我們固有的知識智慧感情經驗與文藝裏邊的情事境界發生感應時，就使我們陶然如醉，恍然如悟，入於一種難以言說的快適的心態。於是我們嘗到第一口的蜜了。

我們是讀者，不要被玩戲的心求得的心使着魔法，把我們第一口的蜜藏過了。

### 編者附記：

樂聖陶（紹鈞）的這篇短文的主要目的，是在說明欣賞力的養成的必要，是在說明讀文學時必具的態度。

他指出讀者應有的主要的態度是：

第一，要莊嚴；

第二，要誠摯。

這樣——

第一，心和文藝纔能渾和不分；

第二，纔能嘗到第一口的蜜。

總之，我們研究文藝，絕不能以玩戲的態度去研究，這是最主要的應有的認識。

本文：載在散文集『劍鞘』內。

## 二 樓板

豐子愷

記得我小時的事：我們家裏那隻很低小的廳上正在供起香燭，請六神菩薩，離開蠟燭火燄兩尺就是單薄的樓板，樓板上面正是置馬桶的地方，有人在便溺的時候，樓下歷歷可聞其聲。當時我已經從祖母及母親的平日的舉動言語間習知菩薩與便溺的相犯。這時候看見了在馬桶聲底下請六神的情形，就責問母親。母親用一個「呸」字批掉我的責問，繼續又說：「隔重樓板隔重山。」

當時我並不敢確信「板」的效用如是其大，只是被母親這「呸」字壓倒了。後來我在上海租住房子，才曉得這句古典語的確是至理名言，「隔重樓板隔重山」上海的空間的經濟，住家的擁擠隔一重板簡直可成交通斷絕，而氣候不同的兩個世界，「板」的力竟比山還大。

五六年之前，我初到上海，曾在上海的西門的某里租住人家的一間樓底。樓面與樓底分住兩份人家，這回是我初次經驗。在我們的故鄉，樓上總是臥房，樓下總是供家六神的廳，決沒有樓上樓下分住兩份人家的習慣。我托人找到了這房子，進屋的前兩天，自己先去看一次。三開間的一座樓屋，樓上三個樓面是二房東自己住的，樓下左面一間已另有一份人家租住，中央一間正面掛着一張朱伯盧先生治家格言，兩壁掛着書畫，是公用的客堂，右面一間空着，就是我要租住的。在初到上海的我看來，這實是一家，我們此後將同這素不相識的兩份人家同居，朝夕同堂，出入同門，這是何等偶然而奇妙的因緣。將來我們對這兩份人家一定比久疏的親戚同族要親近得多，我們一定從此添了兩家新的親友，這是何等偶然而奇妙的因緣。我獨自起了這樣的心情，就請樓上的二房東下來，預備同他接洽，並作初見的談話。

一個男子的二房東從樓窗裏伸出頭來，問我有甚麼事。我走到天井裏，仰起頭來回答他說：「我就是來租住這間房間的，要和房東先生談一談。」那人把眉頭一縐，對我說：

「你租房子？沒有甚麼可談的。你拿出十二塊錢，明天起這房子歸你。」那頭就縮了進去。隨後一個娘姨出來，把那縮進去的頭所說的話對我復述一遍。我心中有點不快，但想租定了也罷，就付他十二塊錢出門去了。

後來我們搬進去住了。雖然定房子那一天我已經見過這同居者的顏色，但總不敢相信人與人的相對待是這樣冷淡的，樓板的效用這樣大的。偶然在門間或窗際看見鄰家的人的時候，我總想招呼他們，同他們結隣人之誼；然而他們的臉上有一種不可侵犯的顏色，和一種拒人的力，常常把我推却在十里之外。盡我們租住這房子的六個月之間，與隔一重樓板的二房東家及隔一所客堂的對門的人家朝

夕相見，聲音相聞，而終於不相往來，不相交語，偶然在里門口或天井裏交臂，大家故意側目而過，反似結了仇怨。

那時候我才回想起母親的話，「隔重樓板隔重山，」我們與他們實在分居着空氣不同的兩個世界，而只要一重樓板就可隔斷。板的力比山還大！

### 編者附記：

這一篇小品所記，雖是平凡的事實，在實質上却有極大的意義。

主要的是說明人類的隔膜和不理解。

所以他寫着：

『但總不敢相信人與人的相對待是這樣冷淡的。』

而感覺到人類是彼此隔膜，彷彿每一個人是居着一個世界。

這就是文學上所謂，『從平凡中寫出非凡』的意義與詮釋。

本篇『綠綠堂隨筆』所載。

### 三 匆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吧？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許多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

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更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一日。我掩着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閃過去。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迹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回去吧？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 編者附記：

「匆匆」這篇小品是「歐光陰之易逝。」

所以，作者在逝去的日子的總的回憶之中，微微的具有着傷感的氣分。

「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返呢？」

這就是這篇小品的主要意義。

本文，「背影」所載。

## 四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樓實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凋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黃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

積。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牠殘命，卻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牠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歷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無縱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年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濕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濕

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也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遺

都遊記。

## 編者附記：

「歐遊心影錄」是「梁任公近著」的一種，這是它的序文。

在這篇散文裏，作者描寫了他當時的生活，以及作文的動機。

全文的風格非常的樸素，老練，自然，有力。